

魔宙三部曲 

流年行歌

Liu Nian Xing Ge

至亲至爱
至情至义
至性至理

童喜喜绮幻作品

 美绘版



至亲至爱○至情至义○至性至理

童喜喜奇幻作品 美绘版

魔宙三部曲之

流年行歌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魔宙三部曲之

流年行歌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流年行歌 / 童喜喜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09.7

(魔宙三部曲)

ISBN 978-7-5007-9307-6

I. 流… II. 童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03849 号

LIU NIAN XING GE

(魔宙三部曲)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策 划: 薛晓哲

责任编辑: 黄小波

插 图: 星海琦

美术编辑: 缪 惟

装帧设计: 缪 惟

刘豪亮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社 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总 编 室: 010-64035735

传 真: 010-64012262

发 行 部: 010-84037667 010-64032266-8269

h t t p: //www.ccppg.com.cn

E-mail: zhs@ccppg.com.cn

印刷: 威海市大众报业印刷有限公司

印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20 × 1010 1/16

插页: 8

印张: 11

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2009 年 7 月山东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97 千字

印数: 10350 册

ISBN 978-7-5007-9307-6

定价: 24.8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壹	1
貳	11
叁	21
肆	39
伍	60
陆	75
柒	86
捌	101
玖	115
拾	128
拾壹	138
拾貳	155

流年行歌



LIU | NIAN | XING | GE

曾经以为，转身是足以粉碎记忆的姿势，之后，就是新的世界。
如果之前谁告诉野拓，多年之后他还会回来，野拓绝不会相信。
因为那些年里，野拓最大的梦想，就是离开神界。永远地离开这
威严而冷漠的众神之所。

野拓自认与所有的神都不一样。

他的确离开过。可他还是回来了。

为了她，从空廓静谧的孤寂至深处，野拓回来了。

野拓的双脚，重新站在这两忘河的岸边。

你在哪儿？我在找你。

两忘河，两两相忘，亡者之河。滚滚河水，像条黑色的缎带，缠
裹在生与死之间。亿万年光阴对它不过是一瞬。

这条神界最大的河流，眼下依然奔腾如昨，汹涌怒歌。它河面极
宽，浩淼犹如沧海，以横扫一切的浩荡之势，将无垠天宇一分为二：
此岸是神界；彼岸是魔界。彼此之间永无相交。

浩瀚天宇无起点，无尽头。众神都将这两忘河的尽头处，视为天
界边缘。

水域辽阔的两忘河到达这尽头处，河道兀然变窄。漆黑的河水咆哮着，凶猛地从远方奔来，在野拓眼前决绝地跌落至无尽深渊，再无声息——河水一直跌落下去，跌进凡间的大海。

黑色的河水中，若是留神细看，偶尔会有白色亮光闪烁，那是萤火虫般脆弱而执著的光芒。

不知内情者，只会以为这是水滴反射的光亮。事实上，这种光芒却是被封印的神族的魂魄。

神族没有衰老，更无死亡，他们有着与凡人不同的轮回。当神族因为意外而丧命时，灭亡的只是他们的肉身，他们的魂魄会被自动封印，飞入两忘河。河水滔滔奔流不息，魂魄在河中流连九日，便跟随着河水，到达死神的宫殿。

就在野拓临走前的那一夜，他便随着这两忘河水一道跌落，去过死神的宫殿。

除了天帝之外，死神是唯一被大家遗忘了姓名的天神。他那威严的神职成为他的名字。

死神的宫殿就在两忘河水之中，在天空与大海的交界处，隐隐闪烁着暗红的光芒。奔腾的河水在这里平静回旋，犹如痴心女子日夜婉转吟唱。

很多个傍晚，死神的宫殿会被水雾折射出耀眼光芒，凡间人等往往不知那便是自己灵魂的归宿，以为那只是妖娆的晚霞。

亿万年来，死神一直守在宫殿里。天界的神魔、凡间的男女、飞鸟与走兽……一切有灵魂的生命，最后的灵魂都将到达此殿。

死神井井有条地执行着生死之命，除了那些无依的魂魄，鲜见野拓这样活生生的访客。看到野拓，死神十分惊讶。

野拓却比死神更惊讶。

死神白衣胜雪，寒目如星，竟是位清瘦俊朗、态度谦和的少年。

因此野拓第一句话就说：“如果大家都知你是这般相貌与性情，相信你的访客一定更多。”

死神会意一笑。紧接着，他看见野拓提去的用离草加两忘河水酿

流年行歌

制的酒，眼珠便不能移动了。

黑色的河水加上淡紫色的离草，酿出的酒是迷离的深紫色。妖艳绮丽有如情人之眼。

听野拓说完这酒的来历，死神更是跃跃欲试。

“两忘河水竟有如此妙用，我倒没想到！”死神欢喜地说道。他的笑容孩童般无邪。

看到这笑容的一瞬间，野拓就知道，自己能与他成为朋友。

有多少朋友，能通过时间永恒的试炼呢？因此天神间往来频繁，却罕见朋友。更不会有天神会想到与死神成为朋友。

也许是因为野拓与众神不同，诞生在两忘河中，因此与死神有特殊感应；也许是因为野拓即将离开，而死神对种种离别，有着最深刻的体验；也许仅仅是因为，死神的眸子正是这酒一般的深紫色。

野拓就这样与死神一见如故。

死神兴致勃勃地用纤瘦修长的手指，久久把玩着酒杯，目光沉溺在杯中之酒里，似乎那变幻的色彩中，隐含着什么奥秘。

那时，野拓也喝得差不多了。他笑问：“你为何单单只喜欢酒？难道因为酒也是杀人的利器？”

“我可不杀人。死亡本像落叶般幸福安静而甜美，只是太多人因为自己的过错而死，才把那黑暗的深渊变成死亡的代名词。”死神正色道，“我只是静静等待，每日饶有趣味地清洗这些魂魄。”

“趣味？”

“当然。”死神淡淡一笑，“每一道伤口，都有每一道伤口的故事。你要相信，没有两种痛苦是完全一致的。”

就这样，死神给野拓讲起他清洗魂魄的事。

那些来自神界的魂魄，经过死神耐心的冲洗、修整后（一般魂魄需要冲洗修整五百年，而心事重重、伤痕累累的天神，则可能需要八百年甚至更久），就会重新像初生的婴儿一般洁净，再交付给生命神奈纳，天神便可重回神界。

“你看，我的魂魄需多少时日冲洗？”

死神用深紫的眸子盯住野拓片刻。那一瞬间野拓仿佛魂灵出窍般，明明坐在那里，却觉得身体轻飘飘飞离了自己。

“你的魂魄？也许一千年……哦，还不知行不行。”死神这样对野拓说。

听到声音，野拓这才清醒过来。

“不会吧！怎么会那么久？”野拓大笑，“虽然众神一直瞧我不顺眼，可你该知道，我所经历的实在很简单。”

“跟经历无关。你的那个烙印，太深。我不仅要冲洗，还得费心填补。”

野拓压制住猛然乱跳的心，若无其事地问：“是么？你要找什么来填补？你要去哪里找？”

死神深深看野拓一眼，却不答，再抿一口酒，悠然一笑。

见到死神的目光，野拓便知来意已被对方看穿。

野拓一愣，愧疚地摇头。

“没错。还从来没有谁骗得过死神。”死神似乎能看出野拓的全部心思，微笑道，“你既已成年，就该知道规矩。”

是的。这规矩野拓早就知道：活着的神族不能察看亡者的下落。神规不可逾越。

事已至此，野拓索性直说：“我问你去哪里找东西填补，其实只是想知道她的下落。我来这里是想找她。但你放心，我不会做什么。我即将离开天庭，只是想看看她现在怎样。”

“那个烙印？”

“对。是她……”

野拓并不想向别人讲起她。可一开口，回忆便汹涌扑来。

那是并不遥远的昨天。漫无边际的皑皑白雪；铺满整个天边的晚霞；傍晚的鸟在淡淡的雾霭里回家；小火炉的热烈光芒……以这一切为背景的，她的笑脸……

其实野拓并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不知道自己的笑容是否足够自然，声音是否足够平静。

流年行歌

野拓的话杂乱无章。偶尔停顿的间歇，野拓和死神都默默无语，只听到两忘河的河水环绕在宫殿四周，呜呜咽咽，发出悲叹。

往事山呼海啸般飞奔而来，又迅疾而去。野拓的故事很快就讲完了。毕竟野拓和她只呆了十二天。而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，再曲折也都是简单的。

死神默默听着，就着野拓的故事，喝下了三杯酒。

喝完，死神静静看着野拓，突然说：“有时候，我也会喝醉。醉了就没办法执行规矩，这不能怪我。”

话音刚落，死神就趴在桌上，“睡”了过去。

野拓看着“醉”倒的死神，不禁笑了。笑着笑着，突然像孩子般，泪水大颗大颗滚落。

野拓使劲擦干泪，打开死神执掌的生死书。

生死书不过是薄薄的一小册，被打开后，便飘然浮荡在半空。从书页里腾起的轻烟，形成种种名字，轻轻拿过名字，便能看见幻化出的一张张栩栩如生的面孔。

但那里面，没有野拓要找的她。她犹如没有魂灵的烟雾，消失得如此彻底。

野拓重新站在这两忘河边，看着淡紫的离草抽出穗，随风摇曳，在河岸一层层掀出波浪。

一切如此熟悉，就像从未改变。

这是神界。

无根之木，无花之果，无源之水——这里充满世间最本真的奥秘：从无中诞生出有。

创造并呵护，是神族的天命，也是神族的职责。因此神族的生命中没有衰老，仅仅分为婴儿、幼年与成年，并且在此享受着得天独厚的优待。

可随着世界日渐丰盈，天神也悄悄发生了诸多改变。

因为可以用水晶球看到一切，天神对所看到的一切，都失去了兴趣。

凡间四季的风光无疑是各有特色的，可谁又喜欢早春的料峭、盛夏的炎热、深秋的干燥和冬至的严寒呢？

于是，神界里虽有四季，有昼夜，春夏秋冬却几乎一样，昼与夜也几乎相同。这里永远吹着柔软清凉的风，永远是一种适宜的温度，温暖得令人厌倦。

热心于四处探寻、历险，是早在天地诞生之初，天神们的所为。现在天神们甚至懒得离开各自的宫殿。只因为在那极尽奢华的宫殿里，一切应有尽有。

神界经历了亿万年的调整，一切都已固定在最舒适的角度。

——改变的是野拓。改变的只有野拓。

不是所有天神，都天生拥有一切。比如野拓。

这个繁华而冰冷的神界，是野拓生活过的地方，却没有野拓的家。

野拓诞生在两忘河里。从一出生，他就被抛弃在河水中，随着河水游荡。

所幸野拓哭泣的嗓门足够嘹亮，竟盖过了河水的咆哮，眼看着就要直接奔往死神宫殿的那一刻，野拓引起一群天马的注意。

那群天马协力将他叼回河边。于是众神在岸上的离草间发现了野拓，他的左颊留下一处划伤。

那时，离草萋萋，漫山遍野。而野拓无父无母，渺若草芥。

似乎，野拓的诞生只是为了让“不被祝福的生命”一词，拥有一个活生生的最佳注解。

自身不被祝福的野拓，也不准备带给天界什么幸福。

无数次触犯禁忌后，野拓被派去守护一颗遥远的星球。

每位天神都渴望拥有自己的星球。而分派给野拓的这颗，却是个极小的荒漠，与其说是让他守护，不如称为把他流放。

但大家都说，赐予野拓这样的星球，就已是天帝对野拓的法外开恩。

那几日，野拓得到的“关怀”，超越之前的所有。众神们遇到

流年行歌

野拓，一个个都强忍笑容，装出一本正经的模样向野拓祝贺。与此同时，他们更细心地观察着野拓的表情，以作谈资，打发这天界一成不变的无尽岁月。

众神几乎都认定，以野拓平日的桀骜不驯，肯定不会甘心接受如此安排，这样一来，就会受到天帝严惩。

令大家失望的是，这一次野拓竟异常顺从。野拓毫不反抗，便孤身前往那颗天尽头的行星。

野拓去过死神的宫殿，已准备好在那星球上独自度过永生。

野拓曾希望离别能让过去的一切湮灭。野拓离开时，曾经以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，便可以忘记一切。

却没想到，思念的岩浆郁积于心，在最后一刻泛滥，摧毁了野拓耗尽岁月一道道累积的防线。

现在放弃了逃避的借口，回到这一切依旧的神界，与她重逢的希望，便如血液一般在野拓体内奔腾。野拓心中激荡，甜蜜又酸楚，几乎不能自己。

“我愿做一切，一定要找到你！”野拓放声向着云彩、向着被云彩遮拦的天庭，高声大喊。

没想到，很快就有声音回答了野拓——一阵奇异的乐音骤然响起。

这声音很是轻微。但音的细微，却不能掩饰旋律的雄浑激越，开阔庄严。

野拓不由得愣住了：这分明是天帝的声音。

此番归来，我是擅离职守，私闯神界，难道天帝……野拓暗忖，心下惊疑不定。

乐音朗朗，依然在持续，竟如日月般光芒万丈。

野拓勉强按捺住心中的惶恐，侧耳倾听，发现那宏伟的乐音中，还夹杂着另一种声音。

这声音清丽优雅，却细若游丝。似乎前者完全占尽锋芒，后者时

断时续，随时可能停止。

两种声音此消彼长，互相间似乎在游戏，又似乎在争斗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宏伟的乐音随着力量的减弱和缺少变化，渐渐显得空洞乏力。

而那清雅的乐音，如低叹浅笑，魅惑无穷，绵延不绝。它似乎有意映衬、缠绕着那空洞的乐音，随之一咏三叠，越发显得繁复华美，夺人魂魄。

循着乐音的方向，野拓快步向前。

面前的云层突然变得黏稠厚重，宛如有形之物。勉强走了几步，野拓放弃了努力，运起全身气力，将云层推出一个手掌大小的洞。

野拓凑到洞边一看，大吃一惊——

浓厚的云层翻滚着，如同狂风掠过荒郊，竟遥遥铺陈至两忘河彼岸。

云层之上，天帝长身而立，阔大的袍袖无风而动。

这不是天使的咏唱，甚至天帝也并未开口。

那乐音，其实是天帝的神力在空中激荡的回响。

如同雨滴在水面会漾出涟漪，那些乐音也激荡着天帝身边的白云，幻化出各种奇异的神器。这些神器，锋锐之气冲天而起，万千气象，莫测骇人。

与此同时，另一种乐音奢靡万端，所幻化之物也绚烂至极。只见漫天飞舞着各色花瓣，橙黄，艳粉，翠绿……诸多色彩浓艳的花瓣，隐含着魔力，野拓尚未置身其中，也不由得神魂俱醉。

花瓣纷纷围绕着天帝，有如彩蝶蹁跹飞舞。它们不停地扑落，消散，又重新汇聚成形。似乎想避过神器的护卫，停落到天帝肩头。

渐渐地，天帝的乐音虽然高亢，却已单薄，显然已成强弩之末。但天帝不肯罢休，还是尽力催动神器抵挡。

开始时，花瓣遇到神器，便纷纷陨落。

到了后来，花瓣再遇神器，就双双化为无形。

再后来，天帝的努力竟毫无作用。只见那些神器一旦被花瓣包

流年行歌

围，便迅速烟消云散。

在天帝四周，看不到任何对手的身影。只有漫天花瓣，无休止地飞舞。而天帝的脸色，越来越衰颓。

此情此景，野拓眼睁睁看着，只惊得怔怔站在原地。

那可是天帝啊！众神之神，万物的主宰！野拓回来找她，正准备向天帝俯首称臣来寻求他的帮助。

可这样令人神共敬共惧的天帝，竟遭遇如此惨败！

野拓知道自己现在最应该做的一件事，是离开。

没有谁愿意被别人看到自己的失败。何况天帝？！天帝驱使云彩成为屏障，显然是不愿让此战为众神所知。

在巨大的惊骇中，野拓的双脚就像被牢牢吸在云彩上一样，完全不能移动。呆看着眼前这场绮丽曼妙却惊心动魄的大战，他心下大乱，丝毫没留意到自己推开的小洞正在缓慢合拢。

就在第一枚花瓣沾上天帝的衣袖时，天帝情不自禁发出一声叹息。

“你……到底是谁？”天帝问道。

天帝的袍袖颤抖着。没有亲耳听到这五个字的人，永远不能感受到这五个字中的震惊、慌乱、悲凉、失措……乃至绝望。

回答天帝的，是不知何处发出的一声轻笑。

紧接着，乐音顿时停止，满天花瓣也在瞬息之间消散得无影无踪。

与此同时，野拓眼前突然一片模糊。原来那被他费力推开的小洞，也彻底合拢。

再过片刻，云彩无声无息地变得轻淡、柔软。

野拓回过神来，伸手晃了晃。只见流云已恢复平素的柔顺，轻盈裹在他的指间。

野拓面前已是一片空茫。无论天帝、乐音、神器或是那漫天飞舞的艳丽花瓣，刚才的一切，统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这空荡荡的荒芜，几乎令野拓要怀疑自己刚才所见的一切。

然而，被流放的漫长岁月，早已锻炼出野拓坚毅的神经。能够抗命回来，能够穿越如此遥远的时空回来，现在的野拓已不再是当年那稚嫩的天神。他能够肯定，刚才绝不是幻觉。

那是对天庭的挑战，是与天帝之间的战争！

而众神之神的天帝、全知全能的天帝，竟然失败了！

“怎么会这样？！”野拓喃喃自语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野拓突然听到一声询问：“你回来了？”

野拓一惊，脊背顿时僵硬：是天帝！

野拓无数次设想过与天帝的见面，无数次想像过如何才能打动他的心，让他宽宥自己的过错，帮自己去寻找她。

可任何想像里都没有出现过这一幕。野拓一时间不知所措。

“呵……”野拓转过身，低下头，尴尬得不敢去看天帝的脸。仿佛刚刚被打败的不是天帝，而是自己。

“到天殿来找我吧。”

天帝的声音很平静。说完，他转身而去。他离去的高大背影，在云彩间若隐若现，显得孤独落寞。

野拓吃惊地发现，天帝的话中，并没有多少责备之意。

这样一来，天帝答应自己的可能性，也大了几分。

可天帝刚刚惨遭失败，以他现在的心情，又怎么会帮助自己呢？

野拓左思右想，看着天帝的背影，呆呆站了许久才回过神，不由得苦笑：何时自己也变得如此患得患失？年幼的那个肆无忌惮的自己去了哪里？

你呢？你又在哪里？我只想找到你。



两忘河向西，穿过七重云彩，便是众神居住之所。

这里崇峦叠嶂，黛色山岗绵延起伏，围成一个规则的圆形。众神的宫殿，便在山中。

在这些彼此交错的山峰中央，有座山峰通体呈亮银色，状如王冠。它的高度仅是周围山峰的一半，但莹然晶亮，气势迫人。

这座山名为天殿。山腹中空，其间的亭台楼阁雄浑大气，小桥流水旖旎万端。种种绝美之物都是造物者鬼斧神工，一派天成。山中有殿，殿即为山。这就是天帝所住的宫殿。

在这天殿内，威严傲岸的天帝，被刚刚的失败，夺去了神的容光。他端坐在帝座上，俨然只是个衰败颓丧的普通老人。

看着野拓走进天殿，天帝低低叹息了一声，哑声说：“我的孩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

他没有责备野拓的失职，甚至，他有些颤抖的声音中，似乎饱含深情。

野拓的心头忽地一暖。

听上去，这不过是句简单的问候。天帝可以称任何一位神为孩子，这只是表现他的宽宏博爱之心。

可即便如此，在野拓所有记忆中，天帝也从未称呼过野拓为孩子。

毕竟，曾经在这里生活的野拓，只是一位地位低微、性情顽劣的天神。除了受罚时，野拓从未像现在这样与天帝相对。

而对野拓这个归来的游子，“孩子”这个称呼，像利箭一般，洞穿了野拓心底最柔弱的部位。

不知不觉中，野拓缓缓跪倒在天帝面前。

这是野拓第一次跪倒。之前，无论是对众神，还是对天帝，野拓从来没有跪过。而野拓为此吃的苦头，不计其数。

野拓的身子越伏越低，心底那个念头却腾越而起：把她找回来！

“天帝！我……”

天帝却打断了野拓的话：“我们交战的情形，你都看到了吧！”

野拓心中一凛，垂下眼，沉默了。

野拓曾经那么骄傲。正因如此，野拓更深地理解面前这位自负的老人，因为受挫，而备感屈辱的心情。

天帝突然笑了。那笑容，有些欣慰，又不无苦涩。

“傻孩子！你怕我伤心，不愿回答，对吧？你太善良了。从小就是这样。挑衅、打架，都挑最强者。对弱小的，却尽力去维护。可天界，是强者的世界。你还不知道？！”

野拓错愕地看着天帝。

天帝这几句话，比刚才看到的他的失败，更令野拓震惊。

从小到大，凡有争端，无论对错，都是野拓受罚。天帝是威严的，天命是不可抗拒的。如果不是亲耳听到，野拓永远不会相信，高高在上的天帝，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。

“没想到，魔界的势力，竟发展到连我也无法掌控……” 天帝沉吟着自言自语，声音中是不可掩饰的沮丧。

“刚才与你交战的，是魔界？”野拓十分吃惊。

“是的。”天帝十分肯定。

神魔二界在岁月的流逝中，渐渐约定以两忘河为界，彼此互不往

流年行歌

来，亿万年间，向来相安无事。野拓十分奇怪，天魔怎么会毫无征兆地突然来犯呢？

野拓还没想出如何安慰面前这位老人——是的，他不再是天帝，而是一位刚刚经历失败的老人——突然听到一阵轰隆作响的脚步声。

如此脚步声，只有天生神力、贵为风雨之神的天帝之子崦奥才能发出。

崦奥大步走进天殿。这位野拓的少年玩伴，如今有着比野拓更魁伟的身躯。他身披金色战袍，天威凛凛、气势慑人。

野拓看到崦奥这副打扮，只觉心中好笑。对养尊处优的崦奥来说，战袍不过是另一种华美的装饰罢了。

崦奥一眼就看到一旁的野拓，当然也看到了野拓眼里的笑意，但他的目光只是不屑地一滑，就望向天帝。

“父亲，你刚才是不是失败了？”

这场失败的战斗，是天帝的秘密。天帝最初听对方提出挑战地点时，曾经怀疑对方是否设有埋伏，才选择了天庭边缘那种荒僻所在。可失败后，天帝暗自庆幸这场战斗因为战场的偏僻，躲过了众神的耳目。

突然听到崦奥如此发问，天帝的长眉猛地一跳，反问道：“你从哪里听说？”

崦奥顿了顿，大声说道：“我刚才问过许多天神，他们都不知道这件事。如果你胜利，他们早就该知道了！”

一旁的野拓十分吃惊：如此说来，天帝失败之事，众神都已知道了。

天帝直视着崦奥，脸色灰败。

自从听说天帝接到魔界的挑战后，崦奥就一直力图说服天帝，想代替天帝出征。

作为天帝之子，崦奥天赋出众。他从小就受众神吹捧，被誉为法力无边。可身为父亲的天帝知道，崦奥的法术其实一般。